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北夢瑣言 第十卷

狄石丞鄙著紫僧

唐狄歸昌右丞，愛與僧游，每誦前輩詩云：「因過竹院逢僧話，略得浮生半日閒。」其有服紫袈裟者，乃疏之。鄭谷郎中亦愛僧，用比蜀茶，乃曰：「蜀茶與僧，未必皆美，不欲捨之。」

僧鸞有逸才而不拘檢，早歲稱卿御，謁薛氏能尚書於嘉州。八座以其顛率，難為舉子，乃俾出家。自於百尺大像前披剃，不肯師於常僧也。後入京，為文章供奉，賜紫，柳玘大夫甚愛其才，租庸張相亦曾加敬，盛言其可大用。由是反初，號鮮于鳳，修刺謁柳公，公鄙之不接。又謁張相，張相亦拒之。於是失望而為李江西判官，後為西班牙小將軍，竟於黃州遇害。

張翱輕傲（李堅白蔣貽恭附。）

唐乾寧中，宿州刺史陳璠，以軍旅出身，擅行威斷。進士張翱恃才傲物，席上調寵妓張小泰。怒而揖起，付吏，責其無禮，狀云：「有張翱兮寓止淮陰，來綺席兮放恣胸襟。」璠益怒，云：「據此分析，合吃幾下？」翱云：「只此兩句，合吃乎三下五下；切求一笑，宜費乎千金萬金。」金鞭響背，三長逝。惜其恃才而取禍也。出劉山甫《閒談》，詞多不載。

蜀綿州刺史李（忘其名。），時號「嗑咀」，以軍功致郡符，好賓客。有酒徒李堅白者，竊有文筆，李侯謂曰：「足下何以名為堅白？」對曰：「莫要改為士元，亮君雄是權耶？」

又有蔣貽恭者，好嘲詠，頻以此痛遭橫楚，竟不能改。蜀中士子好著襪頭褲，蔣謂之曰：「仁賢既裹將仕郎頭，為何作散子將腳？」他皆類此。（蔣生雖嗜嘲詠，然淡笑儒雅，凡遭譏刺，皆輕薄之徒，以此縉紳中少惡之。近聞官至令佐而卒，斯亦幸矣。）

劉李愚甥

唐劉瞻相公，有清德大名，與弟阿初皆得道，已入仙傳。先婚李氏，生一子，即劉贊也。相國薨後，贊且孤幼，性甚惰（一作「魯」）鈍。教其讀書，終不記憶。其舅即李殷衡侍郎也，以劉氏之門不可無後，常加箠楚，終不長進。李夫人慈念，不忍苦之，歎其宿分也。一旦，不告他適，無以訪尋。聖善憶念，淚如綆縈，莫審其存亡。數年方歸，子母團聚，且曰：「因入嵩山，遇一白衣叟，謂曰：『與汝開心，將來必保聰明。』」自是日誦一卷，兼有文藻。擢進士第。梁時登朝，充崇政院學士，預時俊之流。其渭陽李侍郎充使番禺，為越王劉氏所縻，為廣相而薨。僕與劉贊猶子慙久通熟，自言家世合有一人得道矣，即白衣叟，其彷彿乎。

李鵬遇桑道茂

唐盛唐縣令李鵬遇桑道茂，曰：「長官只此一邑而已。賢郎二人，大者位極人臣，次者殆於數鎮，子孫百氏。」後如其言。長男名石，出將入相，子孫兩世及第，至今無間。次即諱福，揚歷七鎮，終於使相。凡八男，三人及第，至尚書、給諫、郡牧，見有諸孫皆朱紫，不墜士風。何先見之妙如是？

孔侍郎借油衣

唐孔拯侍郎作遺補時，朝回遇雨，不齎油衣，乃避雨於坊叟之廡下。滂注愈甚，已過食時，民家意其朝饑，延入廳事。俄有一叟，烏帽紗巾而出，迎候甚恭。因備酒饌，一一精珍，乃公侯家不若也。孔公慚謝之，且借油衣。叟曰：「某寒不出，熱不出，風不出，雨不出，未嘗置油衣。然已令鋪上取去，可以供借也。」孔公賞羨，不覺頓忘宦情。他日說於僚友，為大隱之美也。

古之富者，擬於封君，《洪範》「五福」，一曰富。先賢以無事當貴，豈斯人之徒耶？復有一丞郎，馬上內逼，急詣一空宅，登空軒，斯乃大優穆刀綾空屋也。優忽至，丞郎慚謝之。優曰：「侍郎他日內逼，但請光訪。」人聞之，莫不絕倒。

前賢戲調

唐裴晉公度，風貌不揚，自謏《真贊》云：「爾身不長，爾貌不揚。胡為而將？胡為而相？」幕下從事，遜以美之，且曰：「明公以內相為優。」公笑曰：「諸賢好信謙也。」幕僚皆悚而退。

李洸者，渤海人，昆仲皆有文章。洸因旅次至江村，宿於民家，見覆斗上安錫佛一軀。洸詭詞以贊之。民曰：「偶未慶贊，為去僧院地遠爾。」曰：「何必須僧，只我而已。」民信之，明發隨分具齋餐炷香虔誠。洸俯仰稱曰：「錫鑷佛子，柔軟世尊。斗上莊嚴，為有升功德。」念《摩訶波若波羅密》。

又趙璘員外為裴坦相漢南從事，璘甚陋，裴公戲之曰：「趙公本不醜，孩抱時，乳母憐惜，往往撫弄云：『作醜子，作醜子。』，因此一定。」趙公大哈。

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，杜紫微唇厚，溫庭筠號溫鍾馗（一作「夔」），不稱才名也。薛侍郎未登第前，就肆買鞋，鞋主曰：「秀士腳第幾？」對曰：「與昭緯作腳來，未曾與立行第也。」

杜德樣侍郎昆弟力困，要舉息利錢濟急用，召同坊富民到宅，且問曰：「子本對是幾錢？」其人拂袖而出。

又孔昭緯拜官，教坊優伶繼至，各求利市。石野豬獨先行到，公有所賜，謂曰：「宅中甚闕，不得厚致。若有諸野豬，幸勿言也。」復有一伶繼來，公索其笛，喚近階，指笛竅問之曰：「何者是《浣溪紗》孔子？」伶大笑之。

又道士陳子霄登華山上方，偶有顛仆，宇文翰郎中致書戲之曰：「不知上得不得，且怪玄之又玄。」斯皆清賢雅戲，以之群居，又何傷也。

京兆府鴉挽鈴

唐溫璋為京兆尹，勇於殺戮，京邑憚之。一日，聞挽鈴聲，俾看架下，不見有人。凡三度挽掣，乃見鴉一隻。尹曰：「是必有人探其難而訴冤也。」命吏隨鴉所在捕之。其鴉盤旋，引吏至城外樹間，果有人探其難，尚憩樹下。吏乃執之送府。以禽鳥訴冤，事異於常，乃斃捕難者而報之。

天帝召棋客

唐僖宗朝，翰林待詔滑能，棋品甚高，少逢敵手。有一張小子，年可□四，來謁覓棋，請饒一路。滑生棋思甚遲，沉吟良久，方下一子。張生隨手應之，都不介意，仍於庭際取適，候滑生更下，又隨手著應之。

一旦黃寇犯關，僖宗幸蜀，滑以待詔供職，謀赴行在，欲取金州路入。辦裝挈家將行，張生曰：「不必前邁。某非棋客，天帝命我取公著棋。請指揮家事。」滑生驚愕，妻子啜泣，奄然而逝。他日京都共知也。

昔顏回、卜商為地下修文郎，又李長吉為帝召撰樂府，豈斯類耶？所言天帝者，非北極天皇大帝也。按《真誥》，又非北方玄天黑帝道君。此鬼都北帝，又號鬼帝。世人大功德者，北帝得以辟請，四明公之流是也。召棋之命，乃酆宮帝君乎？與《真誥》彷彿，故梗概而言之。

新趙意醫

醫者，意也，古人有不因切脈隨知病源者，必愈之矣。唐崔魏公鉉鎮渚宮，有富商船居，中夜暴亡，迨曉，氣猶未絕。鄰房有武陵醫士梁新，聞之，乃與診視，曰：「此乃食毒也。三兩日得非外食耶？」僕夫曰：「主公少出船，亦不食於他人。」梁新曰：「尋常嗜食何物？」僕夫曰：「好食竹雞，每年不下數百隻。近買竹雞，並將充饌。」梁新曰：「竹雞吃半夏，必是半夏毒也。」命搗薑搨汁，折齒而灌之。由是方蘇。崔魏公聞而異之，召到衙，安慰稱獎，資以僕馬錢帛入京，致書朝士，聲名大振，仕至尚醫奉御。

有一朝士詣之，梁奉御曰：「何不早見示？風疾已深矣，請速歸處置家事，委順而已。」朝士聞而惶遽告退，策馬而歸。時有鄆州馬醫趙鄂者，新到京都，於通衢自榜姓名，云「攻醫術士」。此朝士下馬告之，趙鄂亦言疾已危，與梁生所說同矣，謂曰：「只有一法，請官人剩吃消梨，不限多少，咀齧不及，搨汁而飲，或希萬一。」此朝士又策馬歸，以書筒質消梨，馬上旋齧。到家旬日，唯吃消梨，頓覺爽朗，其恙不作。卻訪趙生感謝，又訪梁奉御，具言得趙生教也。梁公驚異，且曰：「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。」遂召趙生，資以僕馬錢帛，廣為延譽，官至太僕卿。

療疑病

元頊博士話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，從夫南中效官，曾誤食一蟲，常疑之，由是成疾，頻療不癒。京城醫者（忘其姓名。），知其所患，乃請主人姨奶中謹密者一人，預戒之曰：「今以藥吐瀉，但以盤盂盛之。當吐之時，但言有一小蝦蟆走去，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誑語也。」其奶僕遵之，此疾永除。

又說有一少年，眼中常見一小鏡子。醫工趙卿診之，與少年期，來晨以魚膾奉候。少年及期赴之，延於閣子內，且令從容，俟客退後，方得攀接。俄而設檯子，止施一甌芥醋，更無他味。卿亦未出。迨禺中久候不至，少年饑甚，且聞醋香，不免輕啜之，逡巡又啜之，覺胸中豁然，眼花不見，因竭甌啜之。趙卿探知方出，少年以啜醋慚謝，卿曰：「郎君先因吃膾太多，非醬醋不快。又有魚鱗在胸中，所以眼花。適來所備醬醋，只欲郎君因饑以啜之，果愈此疾。烹鮮之會，乃權誑也，請退謀餐。」他妙多斯類，非庸醫所及也。凡欲以倉、扁之術求食者，得不勉之哉！

非意致禍

唐時杜彥林為朝官，一日，馬驚蹶倒，踏鐙既深，抽腳不出，為馬拖行，一步一踏，以至於卒。古人云：「乘船走馬，去死一分。」是知跨御常宜介意也。

杜相審權弟延美，亦登朝序，乘馬入門，為門楣所軋，項頸低曲，伸脰前引，肩高於頂，乃一生之疾也。

荊州文獻王好馬，不惜千金，沒世不遇。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，且問所好何馬，乃曰：「良馬千萬無一，若駿者即可得而選。苟要坐下坦（一作「且」。）穩，免勞控制，唯騙庶幾也。既免蹄齧，不假銜杖，兩軍列陣，萬騎如一。苟未經騙，亂氣狡憤，介胄在身，與馬爭力，罄控不暇，安能左旋右抽，捨轡揮兵乎？」自是江南蜀馬，往往學騙，甚便乘跨。是知蹀躞者誇於目，馴柔者便於身。此（一作「比」。）君子之難逢，假翫剔者，抑其次也哉。

崔樞食龍子

唐崔樞為小朝官，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，樞本好鮮食，意是廚人治魚，誤落井中，乃令烹而啖之。忽夢為冥官領過，讀判云：「人間小臣，輒食龍子，所有官爵並剷除。」後一年卒。樞甚有聲，不躋顯位，誤有所食，豈命也夫。

薛准陰誅

唐薛准官至員外郎，喪亂後，不養繼母，盤桓江淮間道門寄榻。游江南，至吉州皂觀，遇修黃籙齋道士升壇行法事，准亦就列。忽失聲痛叫云「中箭」，速請筆硯，口占一詩曰：「蓋國深恩不易仇，又離繼母出他州。誰知天怒無因息，積惡終身乞命休。」頃便卒。天復辛酉年事。斯人也，必有隱惡而致陰誅。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列傳，蓋以常人難行，而己能行，即親母可知也。豈可以繼母而同行路哉！薛死倉卒，可用垂戒也。

崔雍食子肉（李召蘇循附。）

唐咸通中，龐勛反於徐州。時崔雍典和州，為勛所陷，執到彭門。雍善談笑，遜詞以從之，冀紓其禍。勛亦見待甚厚。其子少俊，飲博擊拂，自得親近，更無阻猜。雍以失節於賊，以門戶為憂，謂其子曰：「汝善狎之，或得方便，能割刀乎？人皆有死，但得其所，吾復何恨？」其子承命，密懷利刃，忽色變身戰。勛疑訝，因搜懷袖，得匕首焉，乃令烹之。翌日，召雍赴飲（一作「飯」。）。既徹，問雍曰：「肉美乎？」對曰：「以味珍且飽。」勛曰：「此即賢郎肉也。」亦命殺之。

後黃巢入廣州，執節度使李迢隨軍至荊州，令召草表，述其所懷。迢曰：「某骨肉滿朝，世受國恩，腕即可斷，表終不為。」尋於江津害之。

唐末，蘇循尚書諂（一作「譎」。）媚苟且，梁太祖鄙之。他日至並門謁晉王，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為意，而循忽獻晉王畫敕筆一對，承業愈鄙薄之。與夫雍、召為人，視蘇循誠遠矣。

王迪車轍事

王迪舍人，早負才業，未卜鸞翔。一日，謁宰相杜太尉，於宅門□字通衢。街路稍狹，有二牛車東西交至，迪馬夾在其間。馬

驚，仆而臥，為車轍輾靴鼻逾寸而不傷腳趾。三日後入拜翰林。雖幸而免，亦神助也。

杜孺休種青蓮花

唐韓文公愈之甥，有種花之異，聞於小說。杜給事孺休，典湖州，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，刺史收蓮子，歸京種於池沼，或變為紅蓮。因異，驛致書問。染工曰：「我家有三世治甃甕，常以蓮子浸於甃底，俟經歲年，然後種之。若以所種青蓮花子為種，即為紅矣。蓋還本質，又何足怪？」乃以所浸蓮子寄奉之。道士田匡圖觀看此花，為愚話之。

愚見今（一作「人」。）以雞糞和土培芍藥花叢，其淡紅者悉成深紅，染者所言，益信矣哉。蜀王先主將晏駕，其年峨嵋山娑羅花悉開白花。又荊州文獻王未薨前數年，溝港城隍悉開白蓮花。一則染以氣類，一則表於凶兆，斯又何哉？

嚴軍容貓犬怪

唐左軍容使嚴遵美，於闈宦中仁人也，自言北司為供奉官，禪衫給事，無乘簡入侍之儀。又云：「樞密使廨署，三間屋書櫃而已，亦無視事廳堂。狀後貼黃，指揮公事，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。」自是常思退休。一旦發狂，手足舞蹈，家人咸訝。傍有一貓一犬，貓謂犬曰：「軍容改常也，顛發也。」犬曰：「莫管他，從他。」俄而舞定，自驚自笑，且異貓犬之言。遇昭宗播遷鳳翔，乃求致仕梁川。蜀軍收降興元，因徙於劍南，依王先主，優待甚異。於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，年過八□而終。其忠正謙約，與西門季玄為季孟也。於時誅宦官，唯西川不奉詔，由是脫禍。家有《北司治亂記》八卷，備載闈宦忠佞好惡。嘗聞此傳，偶未得見。即巷伯之流，未必俱邪，良由南班輕忌太過，以致參商。蓋邦國之不幸也。先是路巖相自成都移鎮渚宮，所乘馬忽作人語，且曰：「廬荻花，此花開後路無家。」不久及禍。然畜類之語，豈有物憑之乎？石言於晉，殆斯比也。

竇家酒炙地

唐崇賢竇公家，罕有名第，環僕射先人，不善治生，事力甚困。京城內有隙地一段，與大闈相鄰，闈貴欲之。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。竇公欣然以此地奉之，殊不言地價，乃曰：「將軍所便，不敢奉違。某有故欲往江淮上，希三兩處護戎緘題。」其闈喜而致書，凡獲三千緡，由是幸濟。東市有隙地一片，注下滓污，乃以廉值市之，俾奶媪將煎餅盤就彼誘兒童，若拋磚瓦中一紙標，得一個餅。兒童奔走拋磚瓦博煎餅，不久□分填其六七，乃以好土填之，起一店，停波斯，日獲一緡。他皆效此，由是致富，延客朝士。時皆謂之輕薄，號為酒炙地。亦能為人求名第，酒食聚人，亦希利之一端也。竇回、竇雍，無文藝而取名，蓋飲啖之力也，得於元中凡數賢。《御史臺記》說表明禮買宅事與竇氏同，疑竇效裴之為也。

李昌符詠婢僕

唐咸通中，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，久不登第。常歲卷軸，怠於裝修。因出一奇，乃作《婢僕詩》五□首，於公卿間行之。有詩云：「春娘愛上酒家樓，不怕歸遲總不留。推道那家娘子臥，且留教住待梳頭。」又云：「不論秋菊與春花，個個能嚙空肚茶。無事莫教頻入庫，一名閒物要娑娑（編按：「些」之異體字。）」諸篇皆中婢僕之諱。決句，京城盛傳其詩篇，為奶媪輩怪罵騰沸，盡要擱其面。是年登第。與夫桃杖、虎靴，事雖不同，用奇即無異也。

鍾大夫知命丹效

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（忘其名。），晚年流落，旅寓（一作「於」。）陵州，多止佛寺。有仁壽縣主簿歐陽，愍其衰老，常延待之。三伏間，患腹疾，臥於歐陽之家，逾月不食。歐主簿慮其旦夕溘然，欲陳牒州衙，希取鍾公一狀，以明行止。鍾公曰：「病即病矣，死即未也。既此奉煩，何妨申報。」於是聞於官中。爾後疾愈。葆光子時為郡倅，鍾公惠然來訪，因問所苦之由。乃曰：「曾在湘潭，遇干戈不進，與同行商人數輩，就嶽麓寺設齋。寺僧有新合知命丹者，且云服此藥後，要退即飲海藻湯。或大期將至，即肋下微痛，此丹自下，便須指揮家事，以俟終焉。遂各奉一緡，吞一丸。他日入蜀，至樂溫縣，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樂溫，得與話舊，且說所服之藥大效。無何，此公來報肋下痛，不日其藥果下，急區分家事，後凡二□日卒。某方神其藥，用海藻湯下之，香水沐浴，卻吞之。昨來所苦，藥且未下，所以知未死。」兼出藥相示。然鍾公面色紅潤，強飲啖，似得藥力也。他日不知其所終。以其知命丹有驗，故記之。（成都覺性院，有僧合此藥賣之，人多服也。）